

走近澳新中国首席执行官黄晓光

从 1988 年黄晓光通过联合国奖学金完成其在欧洲的 MBA 学位回到上海至今，中国的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上海人，黄晓光告诉 BlueNotes 既不要看轻中国的创新，也不要期待中国会推进任何没有经过周密试验的改革。

在其从事金融领域超过二十年和历经荷兰银行、花旗银行、美国美林银行、如今加入澳新银行的职业生涯中，黄晓光一直以远见卓识的银行家而著称。他与 BlueNotes 笔者 Ayesha de Kretser 分享了他对于 [中国这一]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改革的看法。

Ayesha (AdeK): 我们会听到很多关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欠发达、缺乏创新和发展的能力一类的言论，作为一个从业者与旁观者，您能谈谈您在这些年里所观察到的变化吗？

黄晓光： 其实中国市场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可能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我 1998 年加入花旗中国的时候，外资银行在中国实际上只卖一个产品，那就是信用证，当时在中国的跨国银行只是通过向中国企业发放信用证以向跨国公司提供贷款，再无其他业务。

但是，当中国 [在 2001 年底] 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事情开始变化很快。举个例子：现在在中国已经有了很多新的与贸易和现金相关的产品，比如说资金池产品，[财务] 共享服务中心、跨境资金池产品等，所有这些创新都是由中国本土银行和外资银行完成的。

我们来看传统银行服务中的新技术，中国的银行在某些方面是全世界最好的。因为他们是市场上的后来者，能够买到所有最先进的技术。如果拿中国的银行和美国的银行在技术实施上来比较，某些美国银行仍然在使用支票、纸币、密码箱，但中国实际上已经跃升到一个不同的阶段，中国都在采用电子化的技术包括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等。许多消费者都正在使用智能手机支付和基于互联网的银行服务，这些都是创新。

在另一方面，中国仍然有很多领域需要进一步创新和开放，其中之一就是资本市场。考虑到人民币目前仍然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货币，中国目前国内债权资本市场及股权资本市场还很不完善，未来中国市场应该像发达国家一样发展这个市场。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我想如果有一天人民币可兑换，资本市场对于所有银行来说都是个巨大的机遇。

AdeK: 澳新银行于近日在香港发行符合巴塞尔 III 协议的人民币点心债。是否在中国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仍然取决于人民币是否可自由兑换？

黄晓光： 是的，人民币国际化的目的之一就是鼓励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在海外市场持有人民币。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需要确保投资者能够在海外投资人民币并且取得收益。但由于目前人民币债券市场仍然没有一个长期利率曲线，投资者就没有很强烈的动力在海外持有人民币。如果说像我们这样的金融机构不能围绕着长期利率曲线开发投资产品及衍生工具，个人或机构投资者也就没有动力在海外持有人民币，那么人民币在海外就没有用武之地。

点心债券市场的发展可以促进利率曲线市场的发展。香港是帮助中国测试债券的最佳市场，但目前的债券期限都相对较短，我们未来需要开发更长期的债券，比如说十年期、十五年期甚至二十年期债券。当长期债券存在于市场上，金融机构就可以根据利率曲线相应地开发投资产品。

AdeK: 他们有计划发展针对企业的国内债券市场吗？

黄晓光： 国内债券市场也是发展利率曲线的方式之一。虽然企业在中国是可以发行债券的，但获准

发行债券的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是需要改革的领域之一。但考虑到国家的规模，如果你想在中國做任何改革，它总是需要大量的工作。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般都要做大量的实验。一旦实验成功，政府将成功经验引进国内并复制。香港是进行测试的最佳市场。

AdeK: 在澳大利亚方面，几乎每一个人都在谈论大宗商品价格暴跌和中国的钢铁产量过去数十年来首次大跌。你能谈谈对于澳大利亚银行和亚洲区域内的贸易大爆发来说机遇会在哪儿？

黄晓光: 其实不仅是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是整个中国经济的增速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也正在放缓。例如，美国的经济刚刚复苏，而欧洲表现不佳；因此，中国的出口正面临着困难。所以现在是中國重新调整经济结构的时候了。而中國政府的战略就包括开辟“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用以连接中國，亚太地区 and 欧洲。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中國政府开始鼓励资本输出。你也可能会注意到中國正在努力出口其已经建立的部分产业，这意味着将这些产业从中国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如果这一战略能够成功实施，整个亚太地区将从中受益。

接受中國投资的国家最终也会产生其从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进口大宗商品的强劲需求，届时新西兰也将受益。

AdeK: 在过去几年里澳新银行一直就如何与中资银行保持合作关系进行探讨，这其实是一个学习过程，即可以从澳大利亚或者其他国家引进丰富经验。凭借您这么多在外资银行的工作经验，是否可以和我们谈谈这些合作关系是否发生了变化？

黄晓光: 当我还在花旗银行任职的时候，我曾参与了花旗成功达成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投资事宜并创建了第一个信用卡合资公司，并成功入股广东发展银行，而我正是当时这些投资案的主要谈判代表之一。我过去的工作经验都是在这些拥有典型的全球企业投资平台并与来自美国、欧洲和中國的跨国客户进行合作的外资银行里的。

我认为之所以中國政府想要将外国投资引入国内银行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政府想通过引入新的管理技能、服务能力和商业运作模式使国内银行系统更加现代化。他们希望看到在不危及银行目前运营环境下的一定程度的竞争。健康的竞争无论对于外资银行还是中资银行都是有益的。

从中资银行的角度来说，他们愿意学习新的技能，但并不愿意被外资银行所控制。

从外资银行的角度来看，通过与中资银行的合作或入股中资银行，外资银行可以更好地认识和了解中國市场，他们有机会获得更广泛的客户资源并且也能更好地了解这些客户的业务需求、风险和信用管理方式。通过与中资银行的合作，外资银行可以节省大量成本，比如没有必要再建立大量分支机构而是借助合作伙伴的网络，这其实是一个互惠互利的关系。

但是我认为，某些外资银行过去犯的错误是没有很好的在市场中定位自己。他们来中國只是抱着想要控制中资银行的想法，但事与愿违。一旦外资银行期望绝对控股，就可能导致双方关系的破裂，中资银行也将不再对双方交流过程持有开放的态度了。一旦信任消失，双赢局面将不复存在。

从我个人角度来看，外资银行控制中资银行的时机尚未到来。在目前这个特殊时期，对于中外双方最好也是最有利的合作方式是共同开发产品、交流管理经验，以及在为各自客户市场提供服务上相互帮助。当市场开放到一定程度，可能将来有一天中國政府会放开外资银行控制一些小型中资银行的政策，但目前讨论这一话题言之尚早。

AdeK: 您认为中國是否在定位外国投资上采取了更加明智的策略，即将其作为促进经济繁荣的重要举措，而不只是通过出口产业以缓解压力和产能过剩？

黄晓光: 中國政府想要升级产业来推动更多的创新和提高效率以支持经济的增长。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的上升以及老龄化人口的增加，劳动密集型产业可能将从国内转向国外。可以说这其实是循环的一部分，即 30 年前中國发生的改革也将可能发生在亚洲和非洲其他发展中国家。

AdeK: 在美国和欧洲，对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正在放缓对于在中国及澳大利亚的投资的影响时总会有恐慌的情绪，因为这些国家命运交织。

黄晓光: 在我加入澳新银行之前，我一年要去美国和欧洲两次，当我与很多跨国企业高管会面时，他们都表示他们不会改变在中国的投资计划。我认为美国和欧洲将继续保持他们在中国的投资，因为中国仍然是全球增长速度最快的经济体之一，政治环境稳定，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持续增长。

AdeK: 这对于澳新银行来说意味着什么？

黄晓光: 这意味着我相信澳新银行将更积极地在亚太区域内促进客户的业务发展。我们强大的网络覆盖使我们在亚太区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在采访前，我刚和一个客户在会面，他们是一家在纺织品贸易领域就区域扩张有很大野心的中国企业，他们在越南将有一笔较大的投资并且要在台湾购买技术。所以我们将与台湾团队合作联系这家企业以帮助他们找到目标公司进行收购，同时也联结我们的越南同事为他们的运营提供服务。我认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这将为澳新中国带来更多机遇。同时，我们也可以帮助我们的跨国公司客户更好地在中国开展业务。

AdeK: 您认为中国企业能了解并充分利用我们遍及亚太区的网络吗？

黄晓光: 确定的是，越来越多的客户已经了解并在区域内利用我们的网络开展业务，但是我们仍然需要做更多的教育和沟通来帮助客户了解我们的产品和服务和区域网络。在过去 30 年里，中国基本上只是一个外商直接投资的受益国，很多人对外界发生的事并不关心，并且主要还是侧重于在国内发展，所以资本输出这一概念对他们来说还是比较新的名词。现在是让澳新来支持那些有着在亚太区域扩展愿景的中国公司开展业务的很好的时机。

我很高兴加入澳新银行，因为在目前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它有着独特的机遇和角色。我相信澳新银行在更广泛的亚太区内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